



那棵枣树

张雨尧

可以说,外婆是除了护士之外,在这世上第一个抱我的人。我出生那年,外婆56岁,头发乌黑,身体硬朗。她常常抱着我去买菜,抱着我去幼儿园,抱着我在家属院里溜达,直到母亲下班。在我6岁之前,我同外婆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,我们也因此有了心有灵犀的默契。有一次我问外婆她在吃什么,正在吃东西的外婆无法用语言回答,就用手比画数字“4”。“柿子?”我说。一时间两人都笑眯了眼。

童年的快乐总是没什么理由的,小小的场景,却令我至今都难以忘怀。

6岁之后,表弟出生,我和外婆也就分开了。再往后,我与外婆就只能每周见一面,甚至是每月见一面。每次见面,外婆都会说起那棵枣树,那棵我从未见过的枣树。

枣树长在外婆家以前的院子里,那院子是多年前外公外婆一起买下、打理的。院子里除了枣树之外,还有一棵梨树和一棵柿子树。一到秋天,橙黄的柿子和亮黄的梨子就会挂满枝头,而那些枣子若是来不及摘下来,就会落在铺满地面的落叶上,红色与暗灰绿相间,煞是好看。由于外婆爱吃枣,她便最喜爱那棵枣树。即使是匆忙赶去上班,也要转头看一眼枣树,才算安心。可惜后来外公去世,院子卖了,外婆也就再没见过它。

这些都是外婆说的,她说了无数次,我也听了无数次。小时候我还会好奇地追问有关那棵树的其他故事。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,我与外婆之间的默契似乎越来越不如从前,我越来越不明白外婆讲这些的原因——现在住的高档小区里有各种各样好看的花和树,干嘛非念念不忘以前小院里的那棵老枣树呢?

是我忘了,外婆太孤独了。

一个人孤独,就会回忆。外婆的年纪一天天变大,头上的白发染了又生,严重的静脉曲张和白内障让她不敢独自外出。前段时间的轻微脑溢血也让她不敢多吃肉,多吃糖。外婆以惊人的速度衰老着,也在心中以同样的速度累积着孤独。于是她愈来愈怀念,怀念同丈夫在一起的时光,怀念儿女一同嬉戏的时光,更怀念自己烫着头发、穿着花裙子的时光。于是,她怀念那棵枣树。

她怀念着。

我不知道那处院子现在的房主是谁,更不知道那棵未曾见过的枣树是否还在。我多么希望那棵老枣树还在那儿,还能在秋天时结下累累硕果,还能被人用心呵护着,关爱着,理解着,欣赏着。我更希望我能陪着外婆,再去看一眼那枣树。

我希望着。

一年多来,我们一家人去了好多地方旅行,但是去得最多的地方还是老家。

因为从小在城市长大,所以我对“老家”的印象一直很模糊,直到遇到了我的丈夫,一个在农村土生土长的人。以前我一直觉得说一个人“很土”,是个贬义词。直到我在丈夫的老家遇到一群“很土”的人。

去年国庆节前后,我和丈夫一起休假,正值老家秋收的季节,天然种植的瓜果蔬菜都很新鲜,我正好想带着儿子去休息一段时间,顺便调养身体。婆婆不适应城里的生活,这些年一直住在老家。78岁的婆婆看起来身体依然硬朗,甚至比年轻人还要精神,那段时间都是她在照顾我们的一日三餐。刚开始我看她拿柴火锅蒸好的微

此心安处是吾乡

张毅

微发黑的豆包和馒头,心里还犯嘀咕,婆婆的厨艺能行吗?可万万没想到,一向很挑食的儿子,那天吃了两个豆包,喝了好几碗鸡汤,从没见过他食欲这么好过。我问婆婆,豆包怎么这么好吃?鸡汤怎么这么好喝?她告诉我,做豆包的面粉是她专门让乡亲们帮忙用刚收割的麦穗去磨房磨的,里面没有添加剂。豆包的馅儿也是她自己做的,里面没有放糖,只放了豆子和红枣。鸡汤好喝,因为鸡是婶婶家自己养的土鸡,渴了喝井水,饿了吃玉米,养足一年多。菜是婆婆和其他街坊邻里在各自的小院里种的,各家种的菜吃不完,就经常拿来相互分享,他们连食用油都是自己榨的。听着婆婆给我讲她在老家的生活,看着她开心的神情,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分享的不是食物,而是快乐。

食材好,就不需要有很好的厨艺,但是需要有一颗实实在在的心。我发现了“土”这个字不是谁都能配得上的。动物要吃得干净,要自然生长无激素,才能被称为“土鸡”“土猪”。食物要够绿色、够天然,才能称为“土菜”“土鸡蛋”。人要实在、淳朴和真诚,否则你配不上这个“土”字。原来我们在老

家吃到的不是一顿顿普通的饭菜,而是一群厚道的人对于“土”的追求和坚持。土,是乡音难改,是乡亲难忘,是乡土难离。

在老家的那些日子,内心是平静的,饭菜是香甜的,睡眠是安稳的,孩子是自由的。在一粥一饭的简单和一朝一夕的平淡里,我感受到了满满的幸福感。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,我也想明白了很多事情:生命要的不是结果,而是过程;伟大的成就太难了,小小的满足就很容易;成为杰出的人太难了,成为幸福的人就很容易……但是这里最吸引我的,还是“土”,是本土的“土”,是乡土的“土”,是故土的“土”。此刻,“老家”在我心中有了具象化的样子。

在那之后,我们几乎每个假期都会回到老家,那里成了我们疲惫生活的解药。平凡无奇的乡村里,藏着最惬意的生活。人间烟火,粗茶淡饭,平平淡淡,才是人间真实。农村小院里的花花草草,村里的街坊邻里,都是我们无法忘却的风景和记忆。

每次离别时,渐渐远去的,是老房子,是孩子的童年,是回忆。经历过许多人生无常,老家的生活让我心生感慨:心安便是归处。

走进阳光

李如玉

母亲耳背,这几年不论她是打电话还是和朋友聊天,我都得在她身旁,像一个翻译,准确地说,我更像是一个声音调节器,把音量放大,把语速放慢。

前一阵我声音嘶哑,不能高声说话。母亲很着急,催促我去看医生,她知道我喜欢朗诵,说,你嗓子沙哑怎么朗诵呢。我也很着急,但不是因为朗诵,而是因为我不能高声说话,母亲怎么能听见呢?

前两年,小侄给母亲买了一个助听器,但母亲说戴上很难受,执意不戴。也是,助听器把所有的声音都在耳朵里放大了给你听,包括走路的声音、碗筷相碰的声音等。正常人都没察觉到的声音,在他们的耳朵里变得尖利刺耳。戴助听器就有这个矛盾,这是无法避免的,不戴则更糟。我发现有时和母亲交流时要么她听不见,即使听见了,她的思维也不能立刻跟上。年龄大了,视觉、听觉都会衰退,这属正常,但“眼复几时暗,耳从前月聋”,那滋味那境况还是让人伤感。

今年过年时,母亲的同事,也是我的高中班主任,打电话和母亲闲聊,她们好久没联系了。对方一直在说,可母亲明显跟不上,她拿着手机几次回头问我,说的什么,接着把手机给我,让我代她说。我与老师寒暄几句后,就说到母亲耳背的事。老师说她也耳背好几年了,现在戴着助听器就可以和别人

交谈、打电话了。我问她,戴着助听器难受吗,噪音能受得了么。她的回答让我一下兴奋起来,她说感觉不到什么噪音,现在助听器在不断完善,去噪功能加强了,而且还有专门的医生为患者作测试,根据测试结果来配置助听器。妈妈听了这个信息很高兴,愿意试一试。弟弟联系好这家专卖店,第二天医生带着仪器上门为母亲测试,根据测试的数字、图表,她向我们推荐了一款助听器,在电脑上用某款软件进行调制,弄妥之后,让母亲试戴体会一下。我们用正常的音量和正常的语速和她说话,她都能听到,而且也没有感到什么噪音。母亲很满意。

医生叮嘱了佩戴助听器的相关事宜,其中一条是坚持听和读。每天看新闻联播半小时,训练大脑的反应能力;每天朗读半小时,要求听到自己的声音,这对听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能力的恢复大有好处。

医生走后,母亲立刻拿出父亲的《世味如茶》,开始读其中的《老年赋》。这是母亲很喜欢的一篇文章。母亲以前的朗读是很好的,流畅、清晰、准确,让人听着很舒服。耳背后母亲就不再朗读了。现在读得虽然远不如从前,但足以让我欣慰,母亲能够朗读了。5号铅字太小,我复印了大号字的文章让她读,比如阿紫的《我的北方》《与春天一起上路》等。母亲读得很认



真,这时的她沉浸在朗读的欢乐中,非常投入。

随后的几天里,母亲给她的老同事打电话,第一个就打给了我的班主任。现在母亲不再需要我充当声音调剂器了。她的听力大大提高,人也活泛起来。母亲和老师都借助助听器海阔天空地聊起来,母亲好久没有这么轻松自如地打过电话了。

我在一旁看着,听着,为她们高兴。如果没有助听器这种高科技产品,她们很难有这种无障碍的交谈。想起母亲这几天一直在读阿紫的《我的北方》:“朋友/让我带你走进北方/走进北方/和我一起沐浴北方金色的阳光……”

是啊,助听器像一缕阳光照进了她们的生活,让她们重新有了自信,有了欢乐。